

# 萧殷文艺批评的精神品格及其现实意义

◎ 马 忠

**摘 要：**批评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对一个从业者的要求更高。首先，要有精神的操守，不能人云亦云，只唱赞歌，违背真实和良心。今天，我们纪念萧殷，就是要学习他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和实话实说的可贵品格。因为，这是一个评论家思想的立足之地、生存之本。惟此才能真正摒弃偏见，与人为善，持论公允，让批评找回迷失的自我，重新建立起应有的社会公信力。

**关键词：**萧殷 文艺批评 实事求是 重塑

## 一

萧殷是从广东走向全国，又从北京回归到广东的著名文学家、文艺评论家。他一生中不仅在文学青年的培养工作上不遗余力，而且在对待原则问题和评论工作中，服膺真理，固守良知。他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伟大人格力量的标杆式人物”<sup>①</sup>。

作为与新中国同甘共苦、一路同行的文学批评家，萧殷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1942年5月，他亲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他努力地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思想，创建了新文学发展理论，坚持文学艺术理论与客观事实存在相结合。中国新文学学会原会长、华中师大原校长、博导王庆生在回忆萧殷时说：“萧殷的文学评论从实际出发，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他的文学评论既有理论的指导性，又有实际的针对性。”<sup>②</sup>萧殷自己也强调，文学评论一定要实事求是，敢于直言不讳；评论要有的放矢，要针对文学的发展和文学创造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有感而发；文学评论切忌一边倒，切忌千篇一律。他反对空谈理论的文学评论，反对以教条主义学习，坚信文学来源于生活。他在指导学生时，要求准确、全面领会作者的观点，了解他们写作历史的背景，特别是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历史事件等。从他的《给文艺爱好者与习作者》《与习作者谈写作》《给文学青年》等多部文学著作中也可看到，都是以典型案例为主，将枯燥的理论知识通过案列联系实际，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提点他人要怎么样写才会好。

萧殷一生坚持不断学习、不停探索，秉持创作规律，坚守艺术真理，在文学批评领域树立起讲真话、讲道理、不媚俗、不回避、不妥协的应有品格。1956年底，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打成反党小说，作者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萧殷独具胆识，在《北京文艺》上发表文章为王蒙辩护。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浮夸风，在文艺上也有表现，萧殷看到这种倾向，写了《求实精神与革命热情相结合》一文，批评文艺界的“左倾”现象。1961年，

“左”倾主义愈演愈烈,庸俗社会学、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批评方法盛行。对此,他敢于真刀真枪地面对这个深刻损害创作的问题,在《羊城晚报》发起长达7个月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的系列讨论,观点鲜明地批判“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指出文学创作中,理论与实践、创作与批评的客观辩证关系。由他主持起草的结论性文章《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等三篇文章,在当时的国内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前者是中国文学评论史上闪耀着理论与实践光辉的代表之作,对现今的文学创作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任何创作都是全新的尝试,在高声呵斥中一棍子打死并不利于艺术的发展,带着尊重和理解的意见和建议则尤其珍贵。萧殷对于那些不尊重艺术规律的简单化的文艺批评非常反感。他在《文艺批评的歧路》中,一开头就说:“评价文学作品,不能忽视文学创作规律,不能不顾作家的生活经验、艺术构思和个人风格;也不能撇开作品中特定性格以及他所依据的生活的特定环境;否则,就会把艺术创作简单化,在批评上就会出现粗暴和武断,从而戕伐了创作的生机,妨碍作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sup>③</sup>“尊重艺术规律,这是所有真正的评论家都这样做的,萧殷先生在这方面的特色,是在于他能够把文艺评论和阐明艺术规律结合起来,把那些人们认为是很深奥的理论讲得具体、好懂。”<sup>④</sup>比如:针对1950年代中期出现的“只要思想,不要艺术”的创作倾向,萧殷在《关于主题思想》一文中,通过分析评论契诃夫的小说《万卡》、希克梅特的诗《没有点着的烟卷》,揭示了主题思想与生活真实描写的关系,明确指出“所谓‘主题思想’,并不是在生活描写之外,附加上一些可以表明作者态度或观点的话语。不是的!作品的主题思想,应当是‘水乳交融’地体现在生活——人物——事件的描写之中,即体现在栩栩如生的形象之中。”<sup>⑤</sup>1970年代末期,一些人反对写悲剧题材、斥之为“眼泪文学”,对此,萧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满腔热情地支持那些有生活气息、有真情实感、从严峻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作品。他在《〈伤痕〉是“眼泪文学”吗?》一文中写道:“凡在严峻的斗争经历中认清了斗争的实质,同时又饱和着生活的血肉和强烈的爱憎——这就是伟大作品的基础。因此对于这些从严峻斗争中所涌现出来的作品,只能给予热情的辅助,决不能冷漠地加以指责。”<sup>⑥</sup>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这些作品在题材上“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sup>⑦</sup>,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能把悲剧“看成是使人消沉、令人伤感的东西”<sup>⑧</sup>，“我们都是读悲剧过程中成长起来的”<sup>⑨</sup>。他以自己热情如火的评论,支持了十年动乱以后第一批开放的文艺新花,表现出一个真正评论家对现实的敏感和审美的力量。

作为一个批评家,萧殷还显示了他独到的批评家角色意识,那就是尽量扶持文学健康新生力量的成长。萧殷在解放前就长期担任《解决》(三日刊)、《石家庄日报》等报刊的编委工作,并自始与文学青年结下了不解之缘。此事成为他一生兢兢业业、用心发掘文学青年的动力。白桦的第一篇小说、邵燕祥的第一首诗,都是经他之手发表的;他极力推荐王蒙力作《青春万岁》;陈国凯、吕雷等知名作家都得到过他的指导与帮助。知名学者、评论家饶芑子、黄树森、黄伟宗等都曾是他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利用担任《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的主编、编委,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副所长,以及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客座讲师等身份,编写了很多指导青年写作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继续毫无保留地扶掖文学青

年,着力开拓新中国的文艺评论事业。

虽然萧殷不是职业的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但是他却是始终在不同的职业生涯中心系文学的论者和评说者。他没有将批评职业化,却很热诚地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把对文学的热爱融入到每一个曾经战斗过的岗位和职业生涯中。这尽管有社会历史的不得已的原因,却更显出了萧殷始终的文学批评自觉。正如温儒敏先生所言,萧殷“不是那种局限于学院圈子的高头讲章的论者,而是深深扎根于现实大地的批评家。他坚信文学源于生活,文学应当有益于社会人生,文学必须是真实的。重读《论文艺的真实性》《习艺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等论集,可以见到他一以贯之的文学追求和殷实的批评作风。”<sup>⑩</sup>在评论他人作品时,对自己不欣赏的作品,他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而对自己看好的作品,也绝不一味地吹捧,而是在推崇和鼓励的同时,诚恳指出欠缺和不足,提出改进意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sup>⑪</sup>对照当今文学批评界种种不正常现象,萧殷当年的文学批评不仅没有失去它应有的光彩,恰恰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其蕴含的合理内容既可以成为我们反省现实的理论坐标,还能引领我们追寻文学批评的精神高地。

## 二

文艺评论应该怎么写?早就有大师给我们指出过方向,那就是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不要捧杀,也不要骂杀。<sup>⑫</sup>许多有成就的评论家就是这么做的,即使不知名吧,也是大狗叫小狗也叫,都是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反观当下的文坛,虽然批评界也不乏认真、严肃的文艺批评,但不否认的是同样也大量充斥着“捧杀”和“骂杀”之作。主要表现为三种“病症”:

(1) 为不说真话,没有可信度。不说真话,遇到问题绕着走,是当下文艺批评的一大通病。人情批评、圈子批评、空头批评、好话主义,是批评界经常能够看到的现象。这样的批评掺杂了太多的功利目的。就拿某些作品研讨会来说,要么一味赞颂,好像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会出现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要么就是说一些空洞无物、不咸不淡的大话、套话。还有的批评家满篇都是新术语、新名词、新概念,明明一句很明白、很简洁的语言就能说得很清楚、很到位,他偏要弯弯绕地说一些个个都不理解、人人都不明白的“鸟语”。这样的批评对作者来说,起不到半点磨刀石的作用,对读者来说,起不到一丝一毫的启迪作用,致使文艺批评丧失了它本身应有的力度。(2) 为缺少体温,没有生命力。当下的文艺批评,学院派占据强势,其“纯学术”的批评常常艰深晦涩,玄虚空洞,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很少触及复杂的具体的创作现象。在似曾相识的批评里,看到的是“能指”“所指”“俄迪浦斯”“镜像”“后现代”“后殖民”,看到德里达、福柯、本雅明、杰姆逊、萨义德等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复词汇。评论者经过一番概念的搬用,逻辑的推演,最后证明出了“每个人都有十个手指头”,绝对符合学术规范,可是艺术感觉呢?问题意识呢?貌似深刻的专业形式之下是“贫血”的内容与对艺术与现实感觉的极度

匮乏。一个好的批评家除了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敏锐的艺术与生活感觉同样是不可缺少的。(3)为脱离文本,没有针对性。不管是评谁的作品,有的评论家张口就来,直接把评张三的话搬到评李四的作品上。这种没有深入文本的批评业已成为当下批评界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缩影。

毫无疑问,当批评成为棒杀和捧杀的工具,美、丑、好、坏就失去了道德的标准。批评的迷失直接导致文艺市场混乱,导致作品和人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各种乱象随之而来,文艺的精神追求就会失去目标。类似这样的批评,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一种正常的批评,它打着评论的旗号实质上也解构了批评应有的尊严和价值,把批评等同于下三滥的窥阴癖,对于文艺的健康发展可以说百害无一利,和萧殷的文艺批评不啻形成天壤之别。

在萧殷的评论里,我们看不到上述种种庸俗的作派,他仍然是坚持着有好说好,而看到不好的东西则痛心疾首地指出来。他认为,一篇好的文艺批评文章应当是:敏锐、准确、中肯、有个性。批评家应该有责任感,不要随便给作家“戴高帽”,不管是桂冠还是黑帽。没有责任感,没有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批评家,也不可能写出好的文艺批评文章。综观萧殷的评论,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和时代色彩,更有着极为显著的实用和实践底蕴。由于长期担任党的文艺战线上的领导职务,在他看来,无论是工作需要,还是自己的文论底色,都要求他必须时刻关注文学的现实功用,文学的社会功能。他的这种文艺批评观,对于今天文艺批评生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学习发扬萧殷文艺批评的精神和品格,要从三个层面去努力。

1) 重塑文艺批评的时代精神。萧殷在自选集的《序言》中说:“这30多年来,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阐述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只是在不同时期所针对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不同罢了。”<sup>⑩</sup>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艺批评,真正的文艺批评通过对文艺观念的讨论辨明是非,通过对文艺现象的具体评析而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从而形成应有的文艺价值导向,引导文艺事业健康地繁荣发展。文艺批评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关键在于要有自觉的批评主体精神,避免在复杂多变的文艺潮流中迷失方向。毋庸置疑,近30年来文艺创作繁荣的背后也有隐忧。评价标准复杂多变、体系混乱导致的批评弱化即是其中之一。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我们无法回避,文艺批评无疑也需要有开放的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照搬西方理论,埋头追逐,盲目崇拜,跟着别人走,而是要重新认识中外文艺批评传统及特点,博采众长、为我所用,重建中国文艺批评的主体精神。我们赞成立场、理论体系的多元化,以丰富文艺思想的百花园,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以中国当代的立场和角度,看待和分析文艺现象、文艺作品的思考不多,言之有物的批评不足,商业化语境下文艺批评的精神普遍缺失。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文艺批评在功利主义的泥沼里越陷越深。因此,必须重启时代精神这一大概念,而且要重建一条能够将当下的文艺批评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整体性思想。具体而言,就是要站在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立场上,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破除唯市场化的错误取向,确立起强烈的责任感意识:以历史的责任感透过文化艺术新现象发现文化艺术发展的新规律,确保文化艺术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研究文艺发展过程中的新规律,指出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善于发现与扶持文化新人,确保文化艺术事业的有序发展;厘定文艺理论,制定适合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的新的文艺批评体系。简而言之,就

是要批评淘汰劣作,引导艺术家走向精品;发掘优秀作品,并完成时代经典的经典化。这样才能够切实履行好文艺批评的责任,并为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艺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2) 重塑具有批判精神的文艺批评家。当今社会,文化多元、价值多元,亟须批评家的批评精神、批评锋芒。批评精神的弱化,源于文艺批评家在商业化语境下缺失了对艺术标准的维护和坚持,没有正确的文艺批评标准,就很难有批判精神。比如,有人把文艺作品等同于普通商品,用商业标准评判文艺作品,这是标准的严重丧失。针对近些年来文艺批评界出现的这些不良倾向,我们有必要倡导一种勇于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地为文治学的品德与风气,使文艺批评回归本质,为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这即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求真”<sup>⑤</sup>思想,也是他用来批判、剪除不求真的“恶草”(“瞒和骗的文艺”)<sup>⑥</sup>,也用它来培养、灌溉“佳花和佳花的苗”(能够真实反映人生的作品)<sup>⑦</sup>,其根本目的还是要建设一种“为人生”的文学,追求真理。然而,这种“真”在当代语境下的言说对象,正是“娱乐至死”的文化拜物教浪潮,正是某些论调高声宣扬的“文化无灵魂”主义……多元不等于没有原则,宽容不等于肆意放任,和谐不等于不辨是非,在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当代文化现场,批评家必须以“真”为准绳,在评论中体现出主体的思想力量、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作为严肃的批评家,必须要有一种批判精神和“求真”思想,要有运用自己的理性严肃批评的能力。面对那些背离艺术,拥抱金钱的烂俗作品,必须要举起刀子,像剜烂苹果一样,“剜”掉它。批评家倘若不能对文艺作品说真话,讲道理,让商业利益替代艺术标准,怎么会出精品、出人才?

3) 重塑文艺批评的批判精神。文艺批评的基本性质与功能,并不仅仅在于对文艺现象进行描述与阐释,还要对这个时代的文艺发展趋向,给予规范与引导,要强化文艺批评的职能,祛除文艺批评的沉疴,必须重塑科学、健康、锋利的批判精神。这就要求文艺界摆脱物质利益驱使,摆脱人情关系的束缚,改变以“官本位”为中心的学术体制。批评家应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保持客观、学术、理性的态度,保持自己的纯粹,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历史意识和美学观念为坐标,通过抓撷疑难热点,展开观点的碰撞、思想的火花和智力的交锋,去发现、解析、领悟截然不同的艺术世界,获得崭新思维空间、高超见解。而不是摇尾乞怜的马屁精和人云亦云的应声虫。唯此,文艺批评才能走出靠取悦生存的迷途,真正实现以批判、探索、求新为精神旨归。一言以蔽之,文艺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我们需要批判文艺,但批判不是找茬,而是纠偏。敢于揭丑亮短,敢于批判指正,这样的文艺,无疑也是社会的福利。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镜子和良药,文艺创作的繁荣离不开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是一个相互砥砺、相生相成的过程。在新的形势下,文艺批评应该在实践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有效性,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像萧殷那样在独立的审美判断中实现自身的价值,真正对当下火热的文艺现场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文艺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虽然很多人终身从事评论工作,但不一定能写出有价值、有真知灼见或者说有说服力的评论作品。批评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对一个从业者的要求更高,要有精神的操守,不能人云亦云,只唱赞歌,违背真实和良心。今天,我们纪念萧殷,就是要学习他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实话和实说的可贵品格。因为,这是一个

评论家思想的立足之地、生存之本。唯此才能真正摒弃偏见,与人为善,持论公允,让批评找回迷失的自我,重新建立起应有的社会公信力。

**注释:**

① 梁展昭:《呼唤萧殷精神 发扬优良传统》,《文艺报》2016年1月6日。

② 詹惠强:《一腔热血写春秋,满怀深情育后秀——记中国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萧殷》,《河源日报》2013年7月12日。

③⑤⑥⑦⑧⑨⑬ 萧殷:《萧殷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2月版。

④ 饶芃子:《萧殷文艺批评风格论》,《粤海风》2017年第5期。

⑩ 傅修海:《萧殷的批评态度》,《羊城晚报》2017年8月28日。

⑪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10月15日。

⑫⑭⑮⑯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马忠,男,生于七十年代,四川南江人,二级作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研究)